



□ 李 琳



人物,展现了平等自由、温馨幸福的理想化的人生图景。正如他自己所说:“那故事或许跟祖母讲的不尽相同,然而却是动人的,美丽的,像个迷人的梦。”《牛郎织女》和《嫦娥奔月》堪称吴祖光神话传说剧的代表作。面对“皖南事变”后国统区险恶的政治环境与艰辛的生活环境,作为一位正直爱国的剧作家,吴祖光深感苦闷、厌倦。他说:“所谓‘灵感’,实际是一种苦闷……正是怀着对生活的厌倦,对现实的苦恼,所以我写了一个新的天河配——《牛郎织女》。”在这首浪漫主义的抒情诗中,“织女下凡”的旧文本被创造性地改为“牛郎上天”的新格局,通过描写牛郎所经历的人间——天上——人间的三部曲,吴祖光开掘出深邃的哲理——只有积极、乐观地生活、奋斗,才能实现美好的理想。古老的神话传说也因之被赋予充满理想与梦幻精神的丰富内涵,表现了作者对美和理想的热烈追求。《嫦娥奔月》受到鲁迅《故事新编》中《奔月》的影响,用“射日”象征抗暴,“奔月”象征追求自由,表达了作者的人生理想。

二、对戏剧意象的审美追求

意象,原是中国传统的诗学范畴。吴祖光对诗一般优美意境的追求胜过了对剧情的真实描写。他的剧作特别注意戏剧意象的营造,从而创造一个具有优美的诗情画意和深刻意蕴的境界。例如,《风雪夜归人》中的“风”、“雪”意象,把细节的描写、真实的物象同人物的命运、戏剧冲突等都统摄在这特定的“风”、“雪”之中,营构了富于诗意的幻想世界。特别是剧中的序幕和尾声,作者以浓重的笔墨,极力渲染了“风”、“雪”、“夜”的意象。寂静的夜晚,凛冽的寒风,破败的花园,笼罩在漫天风雪之中,大地一片洁白。两个可怜的乞儿,高颂着祝人吉祥的乞讨词,那凄凉而充满稚气的童声,像悠远的钟鸣,回荡在沉沉雪夜里,亦回荡在人们的心头。这时,男主人公出现了,在风雪中寻找、挣扎,最后怀着对恋人的无限思念,怀着对往昔时光的回忆,含着一丝圣洁的微笑,静静地倒下了。尾声再现寒风、大雪、暗夜。同样的场景,女主人公出现了,似在呼唤,然后无声地消失在茫茫雪夜里。整部作品流溢着一股浓浓的诗情,朦胧而含蓄,优雅而淡远。

三、浓郁的抒情性

别林斯基曾说过:如果没有抒情性,史诗和戏剧就会过于平淡,变得对自己的内容冷漠无情。的确,强烈的抒情性,有助于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,有助于增强剧情的感染力。在吴祖光的剧作里,同样具有浓郁的主观抒情性。他擅长在特定的戏剧情境中,以诗、歌、舞的交融去创造抒情氛围。在《风雪夜归人》中,在第一幕正戏前魏莲生的京戏表演,就把他红紫一时的得意之情很好地抒发出来。而在第二幕中他决定不再唱戏后,李蓉生边拉胡琴边教他唱《红拂记》:“虽然是舞衫中常承恩眷,辜负了红拂女锦绣年华;对春光不由人芳心撩乱,想起来红颜老更有谁怜?”这段唱词,既十分贴合剧情,又抒发了魏莲生不能获得爱情自由的痛苦心情。

四、充满诗意的语言

运用高度凝炼而又极富包蕴性的语言充当人物台词、独白和旁白,从而去创造诗的浪漫意境,是吴祖光诗化浪漫主义美学风格的自然体现。在《风雪夜归人》第二幕玉春和莲生相会那场戏中:“天上有这么两颗大星星!……一个由东边出来,一个打西边下去,两颗星星挂在一个天上,可是一千年过去了,一万年过去了,它们俩从来也没见过面!……我想他们是命苦。是老天爷给安排好了的。什么叫命苦!什么老天爷!我就不这么想!……”在这里,玉春以隐喻的方式表白着对爱情的憧憬和追求,以平常的自然现象揭示着人生命运的悲剧。天上的两颗星星在天上轻轻地走,一个从东边上来,一个打西边下去,同挂在一个天上,却永远走不到一块儿。这正是男女主人公命运的象征。而这种描写,给人以如览画卷的美感享受。在悲剧面前,一个要听天由命,逆来顺受;一个要顽强抗争,改变命运。这段台词,写得情深意浓,在审美意象中糅合着诗意的哲理。而在《牛郎织女》中,吴祖光更用奇幻的景色、绚丽的色彩及诗一般优美的语言,构筑了虚幻神奇的天庭世界和生机盎然、优美迷人的世间。

吴祖光是一位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的剧作家。他的诗人气质决定了他的剧作从审美精神、创作方法、艺术技巧到语言等各个层面上,都蕴涵着浓郁的诗化特色和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。

(李琳,江苏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)